闷人的星期天

我记得，那是一个有阳光的冬日， 是星期天，一个不用上学的好日子。

我早就醒了，可是我不愿意起床， 我喜欢躺在被窝里胡思乱想。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

爸爸昨晚是在客厅的长沙发上睡的，他大概早就起来了，外面常传来一阵阵细屑的声响：脚步声、开门声。只是听不到人说话，妈妈和哥哥也许还没有起床呢！

星期六晚看电视台播的一场音乐节目，香港的大小歌星都参加演出了，“四大天王”各自唱了他们的成名曲。

我最喜欢的不是“四大天王”，他们都太“老饼”，可以当我的叔叔了。我还是喜欢古巨基、郑伊健、陈晓东一类青春歌星，尤其是陈晓东，他总是规规矩矩、羞答答的，和这样的男孩子在一起令人感到安全。

陈晓东一出场，我就叫了起来：“看，东东呀！爸爸，你快看啊！”

“东东？什么东东？”爸爸被我缠住了，从报纸上抬起眼睛。

“他今年才二十二岁，他唱的《心有独钟》可好听呢！有好多中学生都喜欢他……”我一口气说。

“是你们女孩子喜欢他吧？”哥哥插了进来，嘴角挂着嘲讽：“你们就没一丁点儿品味……”

“你才没品味呢！”我把脸一沉反驳：“你们男

孩子老这样自以为是……”

“够了别吵了让我安静一会儿行不行？”

我们都被这尖利声音震住了，回过头一看，妈妈正披头散发、铁青着脸站在房门口。

爸爸扶了扶眼镜，好像很犹豫的样子：“星期六，就让孩子们轻松一下嘛！”

妈妈一下子转向爸爸：“你明天一拍屁股飞回加拿大，你是轻松了，可我呢 我呢？”

爸爸的嗓门也提高了：“别借题发挥好不好？你这人老是这么不讲理……”

“我不讲理，”妈妈打断他，“怪不得你要去找个讲理的鬼婆呢！”

“你……”爸爸忽然脸涨红了，看看我，又看看哥哥，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。

妈妈“哼”了一下，一扭头进房间了，房门被她用力一带，“砰”的一声。

留在客厅的三个人都没有说话，电视里几个不出名的歌手正非常卖力地扭着腰肢，唱着一首很难入耳的歌。

哥哥打起长长的哈欠：“睡吧！爸爸，你明天下午还要坐飞机呢！”他走向自己的房间，忽然用他惯常的嘲讽口吻说，“真是个难忘的有意义的周

末！”

“日朗’爸爸叫道。

回答他的是一下沉重的关门声。

爸爸呆呆地坐着，台灯把光线投在他下半边脸上，他一双眼珠在半明半暗中一动也不动。

我有些害怕，摇了摇他的手臂。

“爸爸,你们……你们是怎么一回事呀？”

“噢……”爸爸像从梦中醒来，用指头一下一下地敲着自己的额角，“月朗，乖女儿，去睡吧！明天送爸爸上机……”

“不,’我固执地一甩头发,“妈妈说的鬼婆是怎么回事？”

爸爸好像叹了口气：“你才十二岁，还不懂得大人的事……”

“不,’我又固执地一甩头发,“我懂,我什么都懂！”

“行了,去睡吧！’爸爸忽然变得不耐烦,挥了挥手。

我只好回自己房间了。

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。我实在不明白，为什么爸爸每次从加拿大回来，妈妈都一定会和他大吵一顿；我也实在想不透，那个鬼婆是个什么样

的人……

直到星期天早上醒来，我还接着昨晚的事，琢磨着一个又一个叫我猜不透的问题。

等我走进饭厅，才发现我是全家最晚起来的一个。爸爸、妈妈、哥哥早就坐到饭桌旁，正闷头吃着早餐。

妈妈把我的一份早餐推到我面前。

我一看又是我不爱吃的肠仔煎蛋，就把眉头皱了起来。

妈妈不用看我就猜出了我的心思，马上用命令的口吻说："不许说不吃！"

"我……"我还想分辩。

"我一大早起床辛辛苦苦煮早餐伺候你们，不想听到任何没良心的话！"

妈妈的眼光直盯着盘子里的肠仔，刀叉敲得"当当"地响。

爸爸把面前的盘子刀叉一推，随着稀里哗啦的声音站了起来，说："行了！我自己上机场去，你们谁都不用送了！"

我一动也不动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听着爸爸进房间拿行李，走进去又走出来再走向大门，"砰""砰""砰"三下非常沉重闷人的门响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唉，我们家的门真可怜，谁都喜欢拿它们撒气。

大门却又推开了，爸爸探进头来，对我和哥哥努力地笑着：“日朗、月朗，爸爸回到加拿大再写信打电话给你们。”

我和哥哥看看妈妈，一时不知说什么好。

妈妈的眼光没有离开餐桌，说：“和爸爸说再见,妈妈不许孩子没规没矩的!”

我们勉强在喉咙咕噜了一下“:爸爸再见!”

“砰!”第四下门响。

爸爸走了。

哥哥站起来伸了伸懒腰：“既然不用负担送机的光荣任务，那我就回西环了，过两天就要考试了一妈妈你不反对吧？你不是不许孩子们考试测验不及格的吗？”

日朗刚考上了香港大学的医学院，为了上学方便就在附近租了一间房住，只在星期六、星期日回家。

妈妈忽然变得心平气和：“你不想待在家里就直说,不用跟妈妈油嘴滑舌的。”

日朗默默地背上背囊,走到我跟前说“:月朗，你问我的功课，我晚上再打电话来告诉你吧！”

我奇怪地望着他：我根本就没问过他什么功课，再说他的神态收起了往日对我的不屑，露出了少见的友爱。

“就这样吧 九点等我的电话。”

日朗也走了，我看着他大步迈向门口，身体碰到桌子和椅子，带出“彭彭”一串声响。

自从上了大学，日朗的肩膀就变厚变宽了，手脚也变长了，回到家就抱怨空间不够他自由伸展。我也觉得，只要他在家，处处地方都显得比平时小一半。

现在饭厅只剩下我和妈妈，却不见得舒畅多少。妈妈闷头吃着她的肠仔煎蛋，一缕烫发搭在额前，一跳一跳的。

“快吃,吃完就练琴,做功课!’妈妈说。

我快快地应道“:知道了。”

又是练琴、做功课，又是一个闷人的星期天！本来爸爸说过星期天上午要开车带我们到海边兜风的，结果他却提前走了。他是下午四点的飞机呀，这大半天他会到哪里消磨呢？

真想和谭美姗说一说，一个本来很美好的星期天是怎样变得闷人的。

“不许和谭美姗煲电话粥!’我进房间时,妈妈

在我身后叮了一句。

妈妈真厉害，她总是一眼就看透我的心思。她不太喜欢和谭美姗来往，更不许我上谭美姗家，因为她们家住在唐楼。

“那些唐楼的楼梯,最容易发生意外。’妈妈常说，“再说，你还是该跟和我们差不多家庭的孩子来往。”

神秘的妈妈

妈妈是个美丽的女人。小时候，我常常在心里祈祷，希望长大了像她一样有形有款。

妈妈高高的，白白的，眼睛虽然长得厉害了些，可是又明又亮，还有一副小小的心形的嘴唇。

小时候和妈妈上街，不论男女都总爱对妈妈多看几眼，我真为有这样一个吸引人的妈妈自豪。

回到家里对着镜子看自己的相貌，就不由得泄气：我的皮肤黑黑的，眼睛细小，嘴唇却又大又厚，实在找不出一点儿和妈妈相似的地方。

我常常听到人们说：“日朗长得像妈妈，月朗嘛，头发！头发像妈妈，又黑又浓。”

唉，要是上天保佑我，让我有一副妈妈那样的相貌，那有多好！我常常为自己的长相暗自伤心，我想，妈妈所以不喜欢我，是因为我长得太难看，一点儿都不像她。

我曾经在洗澡时用海绵用力地洗刷身子，希望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能把皮肤洗得白一些，又曾经用手指撑大眼睛，还努力呶起嘴唇，希望它能显得小一些……当一切都尝试过后再照照镜子，唉，原来我还是我，皮肤既没有白，眼睛也没有大，嘴唇也许是呶得太久了，竟出现了深深浅浅的皱纹……

我沮丧透了。

我不只一次听妈妈对她的朋友说：“这孩子一点儿都不像我。”

有一次，我终于向自己证实了：妈妈不喜欢我。

大概是我八岁那年吧，爸爸被加拿大一家公司聘去当设计师。临走前几天，他和妈妈关在房间里吵了好久，两个人都大动肝火。我记得他们把台灯和花瓶扔到地下，破裂的声音吓人极了。

我和日朗缩在沙发上，偷听房间里的动静。

“……我到那边站稳脚跟,再接你们过去嘛!”这是爸爸的声音。

“你接我就过去了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在公司的发展势头很好，我上加拿大哪能找到一份同样的工作？”这是妈妈的声音。

爸爸说“到时候看看机会嘛!”

妈妈说：“我没有你命好。算命先生说，香港

是我的风水宝地……我反正不离开香港!”

“你这么说,我们就只好各走各的路了。”

“哼，我早看出来你想散档了！想离婚你早几年提呀！趁月朗不懂事把她送给谁不行？我带着日朗怎么着都能撑下去……”妈妈说着说着哭了起来。

我和日朗你看看我、我看看你的，过了一会儿，我低声哭了起来：“妈妈不喜欢我，她要把我送人……”

日朗大概是吓坏了，只是不住地低声说：“妈妈在说气话，妈妈在说气话……”

“才不是气话呢!”我自言自语地说，“她就是不喜欢我，她从来不亲我，不抱我，老说我长得不像她……”

“月朗,烦死人了,别哭了好不好?”

我还是一个劲地说下去：“她对我老是那么凶，她老是不肯带我去公园玩儿，她总说她在公司里有事，她一点儿也不像别的妈妈……”

我越说越伤心，终于拼命地大哭起来，上气不接下气的。

房门突然打开了，爸爸妈妈站在门口，看着我，吃惊地瞪着眼睛。



过了好一会儿，爸爸走上前来，蹲到沙发跟前，笨拙地揩着我脸上的泪水。

“月朗，月朗，好女儿，别哭了，爸爸…… 还有妈妈都疼月朗……”爸爸说着楼过日朗，“爸爸妈妈也疼日朗……”

我透过爸爸的肩膀，抬起眼皮看了看妈妈，只见她扭过身子，把眼光掉向窗外，那里正是一个星

光点点的神秘的夜空。

妈妈真是一个神秘的女人。

有一年过圣诞节，爸爸没有回香港，妈妈让我们跟她到公司开圣诞晚会。那一晚妈妈穿了一身黑天鹅绒的旗袍，系了一条珍珠项链，显得比平时更加高贵、大方和美丽。常有些中外男士上来握她的手，亲她的脸，有的还大声赞美："你真漂亮！"

那一晚妈妈显得很开心，又是唱歌又是跳舞，还喝了许多酒，脸颊染得红红的，和同事们说说笑笑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妈妈却仿佛换了个人，她一言不发地驾着车，脸上一丝笑容都没有。

我和日朗在后座对比着抽奖得到的奖品，他说我的不如他的价钱贵，我说他的没有我的漂亮。

正在吵时，妈妈忽然连按了几下喇叭，不耐烦地说："再吵我就让你们下车去！"

车正开到半路，一边是高高的山壁，另一边是深深的大沟，站在这儿喝西北风的滋味不是好受的，我和日朗吓得连忙闭上了嘴。

一路无声。

上了电梯进了家，妈妈一下子倒在沙发上，满脸倦容，和在公司晚会上相比，简直是两个人。

“你们的爸爸无论如何也应该回香港过圣诞的！”妈妈说。

我和日朗互相看了一眼，我们终于明白妈妈不开心的原因了。

超人家族

谭美姗总是很快乐，所以我很喜欢她。她的爸爸、妈妈和姐姐也总是很快乐，所以我也很喜欢她一家。

我所在的中一 A班，女孩子个个都是梳“马尾”或是留长发的，只有谭美姗剪着男孩子一般的短发，所以我一下子便记住了她。

我是因为搬家在中一上学期中转到这所学校的。上学的第一天，因为人生地不熟，下课时便坐在座位上,哪儿也不敢去。

“程月朗,你好 我是谭美姗。’随着很爽朗的一声招呼，谭美姗站到我的桌边。

我一抬头，便遇上一张热情地笑着的面孔，她的脸色黑红黑红的，身体壮壮实实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喜好运动的人。

“我喜欢运动,我们一家都喜欢运动,’美姗笑着，露出一口洁白结实的牙齿，“星期天我们不是

去爬山，就是去打球，夏天就到海边游泳……”

“美姗和她姐姐代表学校参加过校际比赛，”说话间一个瘦瘦的、显得很机灵的女生徐少欣插了进来，“她们都拿过冠军的。”

另一个同学说：“美姗家的冠军多了，作文、画画……连普通话朗诵她都能拿冠军，你说她是不是超人？”

“什么超人？”美姗笑嘻嘻地说，“我不过是快快乐乐地参加每一件事罢了。知道吗？快乐可以使人聪明呢！”



徐少欣大笑起来：“这是你谭美姗的理论吧？我们也成天开开心心的，怎么就看不到我们得一、二、三名呢？”

哦，这个谭美姗还净拿一、二、三名，真有她的！

真正和谭美姗熟悉，是在上她家里之后。

有一次，妈妈到台湾公干，日朗和他的朋友去四贡宿营。在家里闷了整整一个星期后，我忍不住了，挨个给要好的几个同学打电话，她们也跟我一样唉声叹气的，有的抱怨功课太多，有的埋怨爸妈不让上街，有的干脆连叫“闷，闷，闷，还是闷。”

电话打到谭美姗家，传来了她一阵乐呵呵的声音。

“闷？”美姗惊讶地说，“我的时间都不够用，哪来的心思去闷呀？”

“你今天都做了些什么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上午做功课，下午帮妈妈搞清洁，这会儿正在看课外书，晚上……”

“行了行了，明天呢？”

“明天爸爸放假。我们全家下午要去参加一个义工活动。”

“什么义工？”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